

江花

浅草

A18

把酒当歌 长白一梦

■文/王艾艾

你以为什么是长白山?郁郁葱葱的树林,久久不停的大雪,抑或是千年人参变成可爱的娃娃满地跑?

我以为,长白是一座山。

但不是。

与其说那是一座山,不如说,那是一座城。

是的,虽在城外,却俨然另一座人满为患的城池。

从沈阳坐小绿皮火车一路向北。想起去年,我曾坐火车向西追逐太阳,直到那一座被称为“日光城”的不夜之都。那一路经过草原,看到高山,遇到奔跑的藏羚羊,邂逅恬静的水鸟……前往松江河的路上,远没有去拉萨那么惬意。八月的阳光照着小绿皮,我们都是罐头上被加热的食物。庆幸去松江河的路上遇见怒放的向日葵,整片的金黄抬头仰望苍穹,小绿皮晃晃悠悠一路颠簸,倒像是船行水里一般穿过金色的海洋。偶尔靠站时吹来一阵风,拂去燥热。那是山里的风吗?带着点说不出的香味。是草的,花的,还是泥土的?我说不出来,或许是睡着的山灵的呼噜吧。

到了松江河已是夜里十点多,除了火车站附近拉客的出租车和询问是否需要住宿的,整个松江河镇已沉沉睡去。

次日,小镇像醒来的孩童。我们来不及细细品味,便直奔目的地——长白山。排队处黑压压挤满了游人,每一步前行都是痛苦的:明明没有想通的欲望,但后面的人挤着你,你的脚不再受你意志的控制向前挪动,站立不稳的你感觉自己要跌倒了,但是不会——前面的人挨着你,你倒不了。

旅游观光车倒是不挤,但窗外的景色一闪而过。鸢尾花早已过了花期,绿色在山坡上匍匐,偶尔有杂色的小花点缀其间像是在对游人讲述这山的故事,只是旅游大巴匆匆而过,没人停下脚步侧耳倾听。偶尔飞来一只蝴蝶,亲吻安慰后便匆匆离去。山下的白桦树在风的压迫下再也直不起脊梁,夺目的白色树干上也被岁月写上了字,人们叫他“风桦”,是自然造就的不屈的物种。天池越过黑压压的人头,一抹纯净的蓝色在眼前展开。蓝色眸子里,灵动地变换着色彩,时而明媚动人,时而忧郁沉思,时而泛起波澜,时而静如止水。偶有一片乌云滑过,映在

那漂亮的蓝眼睛里就是少女的心事了。

瀑布奔腾不息,大峡谷千姿百态,地下森林葱茏,温泉群雾气缭绕……然而,一路拥挤的人群时时刻刻提醒着我,快点快点,你挡路了。也许很好笑,不是么?从上高中后就习惯了匆匆而行,每一步都踏得飞快,我自知自己不够聪明,没有好的学习方法,能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,把赢来的时间用在埋头做习题上。后来,在无数次的旅途中,我都告诉自己要慢慢欣赏。但现实却像一个笑话——慢慢走你会挡着别人匆匆的脚步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似乎已慢不下来。我们像极了《摩登时代》里的那个工人,是被上了发条的机器,无法停止自己快速向前的脚步——哪怕是在“休息”,哪怕是在旅途中。

这哪是山林?分明是另一个脚步匆匆的都市。都市换了背景,我们换了身份罢了。

反感了景点挤挤压压的游人,我们决定就在松江河逍遥自在一把。睡到日上三竿方才懒懒起身。才八月,东北已有了点寒意,走在暖暖的太阳下,猫儿一样嚼着牛奶,一步三摇晃。硕大的黑色蝴蝶在墨绿的叶子上翻飞,一点一点远去了。小餐馆里的冷水鱼被老板烧得格外美味,包子大小的锅烙满满的馅儿绝对满足了挑剔的嘴巴,装在盆一样碗里的冷面……面对如此大份的食物,我们被豪爽的东北人戏称为“吃猫食呐”。几杯蓝莓酒下肚,头也晕了,嘻嘻哈哈地傻笑着。

你以为的长白是什么?

树林?大雪?人参娃娃?我看到的长白是我面前的一壶蓝莓酒,酸中带甜。你以为你不会醉?错了,让你醉了的不是酒……

如今我坐在电脑前,起身准备去图书馆继续复习为考研奋斗。我的步伐依旧匆匆,那个在松江河喝得微醉,仰头看着蓝天大笑的女孩,已在梦里。

我愿未来,不在酒中亦得悠闲漫步,来去散漫。

怅望

■文/汤轶

闲梦江南梅熟日,夜船吹笛雨萧萧。假期里和家人去了宜兴。意识里一直觉得这该是个氤氲着朦胧水汽和泥土清香的悠远古镇,是一个依山傍水,风景如画的自然之地。可是,当我立足于这一条伸向远方的坚实的柏油马路时,内心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受到感召,就如无风的潭面,只有柳枝轻触的微微涟漪。熟悉的空气的味道,也与久盼的气息南辕北辙。

车行千里,原以为是一场逃脱城市的记叙,却发现再长的道路也没能消散这样的压抑。头顶上是无边无际的灰白色的天空,不通透,不高洁,没有沉淀人心杂念的灵动,倒可以说一个纯粹,灰白得纯粹,不掺一丝天蓝。

落足百步,原以为是一曲节奏明快的歌谣,却发现愈重的脚步和僵硬的路崖一拍即合。脚下是遗失了生命力的深灰道路,不亲切,不美好,没有贴近心灵传递温暖的生机,倒是需要时时警惕,避免擦肩而过的冷冷的车辆。

目寻万丈,原以为是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,却发现空洞的目光仍寻不到舒心的落脚点。视线中是被高墙紧紧围框住的山体,不完整,不壮美,没有傲然在城市中的气魄,裸露的山石如同断垣残壁,不再有流动的曲线,只有采石制壶留下的残忍印记。

我怀着虚浮的心,一步一步走在泥泞的湖边。眼前的太湖,目光所指之处没有如飞花似碎银的波光粼粼,不似变化万端的五彩丝绸。有的只是浑浊的深绿,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。这个本该壮美无边,沉淀心情的灵秀之地应是与“蓝藻暴发”“环境污染”这样的词气息相斥,此时我却亲眼见它

们被生生糅合在一起。如死气沉沉的蝉蜕,毫无冲劲地投降。

来到这个古镇,本是来追寻久违的梦中的净土,享受一份宁静悠远,清新隽永。可实现中的一切都如同哈哈镜中的物象,扭曲的自己在镜中看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扭曲的土地。此情此景,我想起王开岭在其《残片》中写的一段话:“没有雪的冬天,还有季节的尊严吗?就像圆明园的石头被烧掉了,剩下的,只是石头的哭声。”

无言地坐上车,心灰意冷。汽车轰鸣着,同它身侧的其他工具一样,行色匆匆地赶往灰白天空笼罩下的另一端。忍不住偏头望向窗外,却意外地眼前一亮。只是几秒钟的凝视,但正是这短短几秒的驻足,蜀山老街的侧影犹如惊鸿一瞥。层层叠叠的老式房屋,青黛砖石的屋瓦,凝练深厚的白色墙壁,就这样富于层次地重叠在穿城而过的河水两岸。纤长的河道一如古时少女的袖袋,将这排排颜色分明的房屋倒影尽揽于自己的囊中。水光和倒影相互映衬,其上又适时弯起一弯拱桥。白石质地的桥上有韵味十足的浮雕,给整条古朴简单的老街带来一点清雅的气息。

极短的一次邂逅,胸腔中却已重拾希望和欢欣。仅仅是一幅静态的画面,却令人感到分外满足。车仍然风尘仆仆地赶向远方,我正过头,靠在柔软的椅背上闭了眼。脑海中的幻境,那个或许不复存在的世外桃源,此时正沉静地流淌在一片通透的天空下,泛出温润的韵味。鼻尖似有清凉的泥土气息。

怅望,怅望我久盼的青田云水。

印象镇江

■文/王开

在另一座城市上了车。

公交车上一路都是接孩子放学的父母,家的温馨暖了整列车。在路灯下车回学校。十一月的晚风已经有些不讲道理,竟吹得我有些想家。我们走得太远,不知何时开始,衡量城市的标志成了高铁的车程和时间。旅人,偶尔也停停吧,镇江家里比你想象的还要暖和。

出生便是在这小城里,一晃近22年。岁月在这里匆匆走过,与小时候的记忆相比,如今的镇江几乎看不出过去的气息。唯有一个愣神间,有车从眼前飞驰而过,在忽然的一个画面会让你想起藤蔓爬满砖墙的小时候。去无锡上大学前,决计是不会提起镇江这个词的,大家都生活在这里,每日每分每秒,所有一遍遍走过的街道,穿行过的小巷和吃过的小食,都有熟悉入骨髓的深刻,自然不用刻意去提起。在无锡三年多,提起最多的就是镇江了,相比于无锡的恢弘,街道的宽阔,高楼的林立,镇江显得秀气而内

敛。小城的美不显于形,而是深蕴藉在悠久的历史、三山灵秀的美景、三怪充斥味蕾的冲击和普普通通的镇江人里。

在我的心里,在每个镇江人的心里,最美不过镇江。可能在不经意间,旧城根下的某个角落里,你会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,他和你同坐一张桌,点了相同的锅盖面,边吃边给你讲起那些与面有关的故事和传说,说起“水漫金山”和“梁红玉击鼓抗金”的故事来,说起他在镇江生活这几十年的感悟和变迁。这是历史的变迁,是镇江的变迁,也是一个老人心态的变迁。你一边品尝着美味,一边品味着镇江的历史和文化的馈赠。你把肴肉沾了点醋,合着面和老人家的诉说一起下肚,似乎想一口吃尽这个城市的一切,留给时间去慢慢消化。

开心的笑,趴在桌子上小憩片刻,好像醉倒在镇江绵延的魅力中。梦里的镇江夏日悠长,一切都充满着希望。

